

563

世道

馬尔茲著

1



文学小丛书

世 道

〔美国〕馬尔兹著

李 水 译

118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256 字数 62,000 开本 787×1092 耗 $\frac{1}{50}$ 印张 3 $\frac{4}{25}$ 插页 2

1959年6月北京第1版 195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0001—20000册

定价 (2) 0.23元

前 言

本書是美国当代杰出进步作家馬尔茲的一个短篇集，共收《兽国黄昏》、《世上最幸福的人》、《路人》、《馬戏班到了鎮上》、《世道》等五个短篇。《兽国黄昏》和《馬戏班到了鎮上》描写已临末日的資本主义社会，怎样腐蝕、毒害和欺騙儿童，不是把他們变成小野兽似的孩子，就是使他們象大人一样遭受剝削。《世上最幸福的人》和《路人》反映美国工人的悲惨境遇；前者写一个失业工人为了养家活口，即使获得了一个卖命的职业，也認為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題目本身就具有深刻的諷刺意味；后者写一个矿工在开凿隧道时，怎样染上了无法医治的肺病，被矿主赶出矿場。《世道》則描写美国的白人农场主和他的帮兇們，怎样杀害一个敢于反抗的勇敢的黑人。

青年。这五篇小說，情节虽然各有不同，但連串起来，却构成一幅美国黑暗社会的图景。通过这幅图景，我們可以看到美国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

馬尔茲不仅是一位有才能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爭取和平、反对法西斯的积极的战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一直受着美国反动政府的迫害。他曾經在美国受过审，坐过牢，自1951年起，一直避居在墨西哥。

馬尔茲的作品具有鮮明的特色。他善于描繪人物的內心活动，把握人物的特征。他的作品大都富于戏剧性，充滿强烈的感情，所以能够扣住讀者的心弦。他除了写短篇小說以外，还写长篇小說和戏剧，已經介紹到我国来的作品有《潛流》、《十字獎章与箭火》、《短促生命中漫长的一天》、《馬尔茲短篇小說集》和《馬尔茲独幕剧选集》等。

編 者

1959年2月

“大家要学点文学”，“劳动人民应是文化的主人”，这是党的号召。但大家搞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时间有限；我们为此出版这套“文学小丛书”，选的都是古今中外好作品。字数不多，篇幅不大，随身可带，利用工休时间，很快可以读完。读者从这里不仅可以获得世界文学的知识，而且可增强认识生活的能力，鼓舞大家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情。

目 次

歌国黄昏.....	1
世上最幸福的人.....	16
路人.....	39
馬戏班到了鎮上.....	55
世道.....	84

獸國黃昏

十三岁的查理·法仑掌心里掂着一枚手榴弹，等待着交通灯改变颜色。八号路的公共汽车开动时，他躲在一个雪堆后面。等汽车离开他有二十码路，他就把那枚致命的飞弹高高地投到空中。飞弹正落在汽车顶上，爆炸开来。查理满意地笑了，又抓起雪去做第二枚手榴弹。

他向哈得遜街慢慢走去，消磨着时间。他是个矮小、结实的孩子，面色苍白，嘴唇紧噙在一起。到了柏里街拐角上，他捡到了一个信封，里面有壹百万零二百三十四块钱^①。于是他扔掉了手榴弹，穿过马路，朝一家当铺走去。那天正是星期天，当铺门前上了一道铁栅

① 捡钱以及下文的吻女明星、吃糕饼都是查理的幻想。

門，可是查理許了一個心願，走了進去。他拿了一支手電筒、一雙冰鞋、一把童子軍刀、一副望遠鏡、一幅《馬槽中的聖母》圖，還有許多別的東西；留下一張十萬元的支票付賬。

他到了十二號街，又穿過馬路，信步走到格林尼治村^①，在一家電影院的前廳里停了下來，看看電影照片。他認為安妮達·路易斯^②比那高傲自大的瓊瑪·希拉^③漂亮些。他吻了吻安妮達·路易斯。他們倆坐在她用一百萬元修的游泳池边上，他又吻了她一下。安妮達·路易斯正要跟他說他是多么漂亮的時候，收票的走了過來對他說，“出去，小傢伙。”他只好驚慌扭扭地溜走了。

到了十一號街和七號路的叉路口，他在一家麵包房的櫥窗前面站住了。他一口氣吃了一塊巧克力糕、一塊甜面餅、一塊俄式的水果奶油布丁、還有兩塊兩毛五分錢一塊的奶油桃

① 紐約的一個文化人聚居地區。

② 美國女電影演員。

③ 美國的电影演員。

糕。他正要把整个面包房都买下时，一个女人走了出来，叫他别靠在玻璃窗上，赶快走开。

他觉得没趣，转入七号路，转回家去。到了商业街和莫尔顿街之间，他走进了他有时也光顾的一家糖果店。胖老闆娘喘吁吁地走到柜台跟前。

查理问道：“奶油糖怎么卖？”

“一分钱两块。”

“这种呢？”

“一分钱四块。”

“棒棒糖呢？”

“一分钱一根。你要哪一样？”

“我回家去拿点钱。八分钟以内就转来。”

他又穿过街，朝霍斯登街走去，一心盼望能买些糖吃。他有个法儿，能把一块奶油糖吃上半个钟头。那就是把糖放在舌头上舔。不把糖一下子嚼碎吃下去，是需要一点毅力的，可是甜味可以留得久一点。而且还可以避免牙痛。他脱下湿透了的无指手套，往手上呵了

口热气。他心想要不是星期天就好了，因为星期天工厂都关了門，他家周围附近冷靜得象一片墓地。

一輛公共汽車开了过来，向南开去。跟查理住在一座房子里的許希老先生和他的太太穿过华利克街来搭这輛車子。公共汽車停住了。这对老夫妇赶上前去，当許希老先生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时，一枚五毛錢的銀币掉在人行道上。他拚命想去把它抓住，可是它滾到盖地下車道通风孔的鉄格子上，掉到阴沟底下去了。老头咕哝着，踏上了公共汽車。他一面用手带上車門，一面朝跑向鉄格子的查理喊道：“查理，要是你把它撿起来，我給你一毛錢！”

“好吧，”查理說。

公共汽車开走了，查理也跑开了。他得弄一块橡皮糖和一根繩子才能把它黏上来。五毛錢哩！他过去从鉄格子下面取出过小錢，有一次甚至取出过一个一毛錢的硬幣，但是撿这么多的錢，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至于跟許希老先生說，錢撿不出来，那还不是世界上最好办的事。

他一口气跑到唐宁街他的家里。

他太兴奋了，忘記了第二节楼梯上有一級是坏了的。他的右脚踩了个空，跌了一大交，脚桿上重重地撞了一下。他眼里噙着眼淚，一瘸一癩地走完了剩下的三节楼梯。

他的媽媽正坐在窗戶前面补衣服。

“媽，給我三分錢，行不行？”他問道。虽然是一句問話，可是話里却含着命令的口气。长期的經驗告訴他，一吓唬，他的媽媽就总会屈服的。

“天老爷，小声点！”她說。“你爸爸睡着了。你穿着湿漉漉的胶鞋跑进来，把地板都弄髒了，这是干什么呀？”

“我馬上就出去。給我几分錢吧，媽。”

“我不能再給你錢了。星期二你已經拿了一分錢去买糖。”

“媽，你一定要給我。你听我說，有人掉了五毛錢在地下道的通风孔里。要是我有几块橡皮糖，我就能把它黏上来。”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你本来打算瞞着我

的，是不是？”她溫和地笑了。“三分錢沒有，我給你一分錢，但是你得還我。”

“一分錢沒有用。一定要三分錢才行。一分錢我辦不了事。一分錢的橡皮糖嚼出來的橡皮不夠大，你還不明白嗎，媽？”

法倫太太走進廚房，把放零錢的錢袋拿了回來。“除了今晚上做禮拜要捐的一毛錢以外，我只有兩分錢了，”她說。

“好吧，就把那一毛錢給我。我去——”他停住話，打了一個噴嚏。“我去換去。等會兒照數還你，說老實話。”

“不成，我才不冒這個險，”她把那兩分錢給了他。查理氣嘟嘟地接下了錢。這樣一來，他的事情比較難辦一些，但是他知道，他媽媽對捐給教會的錢比什麼事都頂真。

“這兩分錢你也得還我，”她說。

“沒錯，”他已經跑到廚房里忙着找繩子去了。

“唉，真是，”他媽媽說，帶着他聽慣了的久經患難的哀嘆聲。“從前，如果你問你爸爸或

我要一分錢，我們就會給你五分鐘。如果你要五分鐘，你就會得到一毛錢。”

查理找到了一綑粗線，剪下丈把長，趕快塞進了口袋。

“可是現在你爸爸殘廢了，可憐的人，”他媽媽繼續說下去。“別人走路，他却一跛一跛的，別人白天干活，他只好晚上干。賺錢雖少，他已經感謝不盡了。”

“得啦，媽，我走啦，”查理說。他等不及回話，便砰地帶上門走了出去。他心里說，天下的媽媽都嘮叨得討厭，爸爸更糟。老头子決不肯少喝一杯啤酒替他孩子買一條巧克力糖。

他跑完了那一段街，拐到卡爾明街的糖果店。他買了兩盒齊客萊牌的橡皮糖，一股腦兒放進嘴里。一定要把橡膠嚼得又軟又濕，不然的話就黏不住錢幣。他跑過了華立克街，使勁嚼着橡皮糖，但是只用右邊的牙嚼，免得牙痛。在公共汽車停車牌旁邊，他伏在冰冷的鐵格子上。水門汀的溝底上佈滿了垃圾、雪和一

小滩一小滩的水。他开始按部就班地搜索那枚銀币，把貼在鉄格子上面的身子一寸一寸地挪动。他的心兴奋得乱跳，而麵包房櫺窗的影子也在他的头脑中閃动。

十分鐘过去了，并无結果。他停下来，在手上呵了呵气。然后再去搜索。

他看到了那枚銀币。一半在一滩水里，一半在水門汀的沟底上，——一个很难下手的目标。他的紧閉着的嘴唇上带着微笑，他把繩头儿繞了好几道，打了个結，于是把橡胶纏在結上，又把底面弄得寬寬的、平平的。繩的另一端繞在手腕上，打了几个活結，免得脫落。然后就把橡胶放进嘴里，最后湿了一下，这才小心翼翼地放到沟底去。

他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竟沒有注意到有人从他背后走过来。那人生得瘦小，衣服破爛，年約四十五岁。他的瘦臉給风吹得表面发紅，但是下面却是一层紫灰色。

查理还没有看見他就听见他的声音了；那人的呼吸很吃力，彷彿是在沉重的負担下掙扎

似的。查理抬起头来匆匆望他一眼，就回到他的工作上。他正集中力量去做最困难的一段工作。那块橡胶不够重，线垂不直，他得用点力气把它投在钱币上，才能黏住。也许要试投百来次，才能命中。

那人默默地观望了一会儿，然后在查理身边跪了下去，用沙哑的声音说：“噫，五毛钱哩？”他低头望望那节摇曳在钱币上面的绳子。

“啊，那么搞太费劲了，是不是？”他轻轻问道。

查理没有理他。

那人低下头看他又试投了一次。“天这么冷，橡胶当然马上就冻硬了，”他说。“孩子，照我看，你黏不起来。而且天渐渐黑了。干这件事，你得有顺手的工具。这样搞，你永远搞不到手。”

查理连头也不抬，大声说：“谁问你来呀？”

那人站了起来，他往四下迅速地扫了一眼。一个人都没有。他后退了几步，解开了他的大衣。他的上衣里面，有四根用皮带系牢

的、削細了的竿子，各有三呎長，每根的一端都配有一個橡皮套，可以和另一根連接起來。他熟練地把它們接上。最末一根的尖端有一個小小的橡皮吸盤。他走上前去，很利落地把竿子的末端插入鐵格子，然後跪下去，把竿子伸到溝底去。“我讓你看看，一個行家是怎樣干的，”他若无其事地說。他說話時把眼睛避開，不去看查理的臉。“這是一種辦法。另一種辦法是用膠油。用膠油連錫子都能黏得上來。不過如果你看見零錢時，用吸盤……”

“怎么回事？”查理氣得叫了起來。“你這是干什么呀？”

“我來讓你看看，一個行家是怎樣干的，孩子。”

“滾開！”查理用左手死拖那人的手臂。“滾開！”

那人把他擋開，一面啞聲地笑着，笑得很無趣。“有什麼關係呢？反正你弄不上來，”他說。“何必留給別人來撿呢？”

“我弄不上來才怪！”查理喊道。“你甭管。